

生在异乡的李子树

□彭红



如此细细的小枝上，居然结满了五六个一串李子。李子树的枝条没什么韧性，轻轻一折便会断，如此纤细的它竟然能承受住这串果子的重量，也真是神奇。我望着左前方这根细如牙签、只有不到十厘米长的树枝出神。一阵风吹来，又啪啪吹掉几颗熟透的果子。我回过神来，摘掉了这一串李子。

此刻，我正半蹲半站在这棵李子树上，艰难地摘取高处几颗成熟的李子。成熟的李子绿中透黄，汁甜肉脆；没成熟的则全身青绿，味道酸涩。探身、仰头、伸手……树枝挂乱了头发、勾住了衣服、划红了手臂皮肤也不自知。

这棵李子树，十几年前被我从千里之外的四川，飘洋过海带到舟山的这个海岛上，此刻枝头上正果实累累，随风摇曳。望着颗颗珠圆玉润、色如翡翠的李子，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不禁忆起那年它初来此地时的样子：一棵小小的、怯生生的幼苗，在陌生的海风里，像初生的小兽一般，笨拙地挣扎着，试图努力地扎下根去，站直、站稳。

舟山的气候与四川截然不同。家乡的盆地，温润而多雾，李子生长其中，如同包裹在温柔棉纱里的婴儿，吮吮着甘甜的乳汁，无忧无虑地生长；而海岛的气候则时时裹挟着咸腥的海雾，凌厉的海风刮过，便似刀刀般，能削去树上的嫩芽，折断伸展的枝丫。这棵来自故乡的幼苗，在陌生的水土里，艰难地生长着。初来那两年，它常常显出一股蔫蔫的疲态，叶子泛黄，新枝柔弱，仿佛在无声地抵抗这方土地，又好似在努力地学习着如何呼吸这咸湿的空气。

海岛的台风，是天地间最狂躁的暴君。记得那一年盛夏，台风如暴怒的恶魔般咆哮而至。我倚着窗，忧心忡忡地牵挂着这棵李子树。刚刚成年的李子树被狂风恶狠狠地摇晃着，似乎下一刻便要连根拔起，以铲除这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。李树东摇西摆，树叶翻飞，枝杈发出不堪承受的呻吟，但根须仍紧紧抓住脚下的泥土不放松。翌日风小后，我急忙冲出门去，树已被推歪了身子，颗颗尚青涩的果子，坠落泥地，跌碎了，清冽的汁液混入咸腥的泥土，散发出一种奇异而固执的香气——那香气顽强地浮在空气中，在台风的余威里倔强地提示着自身的存在。

多年下来，它战胜了水土不服，战胜了气候的不适应，战胜了台风的摧残，也战胜了自己。李树终究活

下来了。它渐渐适应了海岛的性格，在凛冽的海风与暴烈的台风中，一年年地伸展筋骨，将根须更深入地向大地深处扎去，如同一个异乡的漂泊客咬紧了牙关，终于在这方水土中站稳了脚跟。十几年光阴流转，李树在风霜中磨砺出了粗砺的筋骨，主干苍劲，枝繁叶茂，俨然成了菜园中一道沉稳而坚毅的风景。春天开一树圣洁的花，纤尘不染；夏日结一树圆润的果，汁甜肉鲜。

李子成熟时，累累果实压弯了枝条。比起舟山本地的李子，虽然个头小了很多，但色泽鲜亮，绿中透黄，皮薄肉脆，清甜满口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一口咬下去，果肉和果核是分离的，李子肉吃完，果核干干净净。而本地李子果肉和果核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伸出手指摩挲着李子的表皮，如同抚过一件稀罕的珍宝。那果子在我掌中，映着海天之色，温润如玉，它即凝结了故园山水的精魂，又吸收了异乡日月的精华。甘甜与鲜香的汁水，在陌生土壤里酿出了别样的滋味。那浓郁的滋味在舌尖弥漫开来，故乡山野的清气仿佛重新在口齿间漾开。这故乡的滋味里又似掺杂着海岛特有的味道，味更甜、更浓了。

我把成熟的李子分享给邻居们，他们都尝好吃。有几户人家在春天时，还特意来我家李子树下挖走几棵新发的幼苗回去种植。从此，这棵来自蜀地的李子树和它的子子孙孙都将在这方土地上生活下去。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清甜。

李树扎根于此，已无须再问归处。它自故乡的泥土中来，却把根脉深深扎进海岛的土石，在咸腥的风暴里，酿出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之甜。异乡的生存，在咸腥的海风里，它以坚韧之心，将故乡的根脉悄然延长；每一颗圆满的果实，都是对漂泊的无声回答：甜，并非遗忘了曾经苦与涩，而是将岁月种种，默默熬成了滋养身心的回甘。



莫烦老婆的唠叨

□力女

听到老婆时不时的唠叨，不由得想起梁实秋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：“人过了50岁，便觉得一年不如一年；过了60岁，愈发感到一月不如一月；过了70岁，深切体会到一日不如一日；过了80岁，更是一时不如一时。”这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等过了90岁，再与大家坐在一起坐而论道，不知那时老婆是否还会唠叨？

几个老头儿经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，也讲些家庭琐事，特别是讲到老婆的唠叨，几乎是同感，其中80多岁的老王平日不太会说话，讲到老婆唠叨，似乎是触到了某根神经，忽地站了起来，手指着刚刚走过自己的老婆说：“女人的唠叨真是天生的呀！年纪越大，越会唠叨……”

老王见老婆走远了，话音不由高了上去。他的话音刚落，老俞朝着老王淡淡地说了句，“灯熄了，拼命白眼睛（民间谚语，意思是在黑暗中白眼睛，别人是看不见的）。”以此调侃老王。

老婆的唠叨已经习惯成自然，她说着习惯，我听着也习惯，没准儿哪天真的不说了，那还真不习惯了呢。

清晨起来，我拖完地板，老婆说：“看你这地板擦的，像王老婆子画眉，擦完一间房就得将拖布涮一涮呀，你可好，一下子就把几间房都擦了。”

晚饭后，我们俩一道去遛弯，我若是背着手走路，老婆准会说：“把两手甩开，倒背手走路多难看。”她还经常提醒我挺腰板，岁数越大越要把腰板挺直。至于每日三餐，老婆总是说：“少吃点儿，七八分饱就行了，看你的肚子，像怀几个月孩子似的，都是吃的。”但是，每次有好吃的，总是给我盛多了。我说：“不是让我少吃吗，怎么盛这么多？”她笑笑，“下不为例，下次少吃。”

我每次骑着电动车外出，老婆更是千叮万嘱咐，反复告诫：“车子开得慢点，不要闯红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这是因为前几年我骑车发生过三次车祸住院，至今腿上还留着明显的伤痕。现在，我要是去参加宴会，老婆像是对小孩子一样追着说：“少喝酒，一定要少喝，最好是不喝，酒醉伤害身体。”对于喝酒，我也犯过错。有一次聚餐，经不住同事们劝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瘫倒在自家的院子里。

老婆的唠叨，我有时不耐烦了，就会怨怼：“别唠唠叨叨了，我的耳朵听得生起了茧啊。”其实，我也知道老婆的唠叨并没错。

我坐在电脑前写东西，时间稍微长些，她就要我起来活动身子，说：“别总坐在电脑前不动，对眼睛、身体都不好。”我有时正在构思文章，略觉得烦，又不愿拂她的好意，只好啾啾两声。

老婆唠叨不耽误做事，在扫地抹桌子、洗衣服炒菜做饭时，也会有内容可以唠叨，说什么这叫气氛。听着唠叨，我就会“嗯嗯啊啊”应付几声，她自然舒坦了。

当然，有时候我被唠叨得不耐烦了，也会没好气地回敬几句。老婆就生气地怒道：“不知好歹，都是为你好，为这个家好。”于是，老婆便沉默起来。说也奇怪，没有了老婆的唠叨，生活感到冷清，好像缺少了音符，显得不那么和谐。

当我静下心来沉思，也明白女人的唠叨是爱的表现。婚前对恋人的唠叨和颜悦色，像甘露一样甜蜜，听着顺耳。婚后，女人的爱全部倾注到孩子身上，一直将孩子唠叨成人。儿女们成家立业后，夫妻双方都老了，女人的唠叨又回到丈夫的身上。

男人的生活自理能力，相对来说不如女人。老夫老妻，相依几十年，老婆的唠叨看似是责备，实则是体贴、爱护和希冀，也是对丈夫的感情依赖。老婆的唠叨虽然不秀于口，但是慧于心。

男人要是活上80多岁，甚至90多岁，还能听到老婆的唠唠叨叨，应该千万莫烦老婆的唠叨，应该感到老婆的唠叨是福。